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墓地似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楣的菜窖。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张抗抗 小说

主编◇马一夫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抗抗

小说

主 编◇马一夫

副主编◇惠雁冰

评 析◇刘 蕊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抗抗小说/张抗抗著;马一夫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6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7-80702-411-9

I. 张... II. ①张...②马...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4961号

丛 书 名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Zhangkangkang Xiaoshuo

书 名 张 抗 抗 小 说

-
- 选题策划** 周海英
作 者 张抗抗
主 编 马一夫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6开
印 张 13
印 数 1-10 080册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书 号 ISBN 7-80702-411-9
-

张抗抗，当代女作家。祖籍广东新会。1950年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新时期以后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罌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赤彤丹朱》、《情爱画廊》，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女》，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和散文《埃菲尔塔沉思》、《牡丹的拒绝》、《走过冬天》、《走过你自己》、《女人为什么不快乐》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第二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鲁迅小说
鲁迅散文·杂文
茅盾小说
茅盾散文·杂文
老舍小说·散文
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散文
郁达夫小说·散文
巴金散文
冰心散文
孙犁小说
朱自清散文
秦牧散文
萧红小说·散文
王蒙散文
毕淑敏小说
毕淑敏散文
丁玲小说
铁凝小说
刘墉随笔
张抗抗小说
张炜小说
毕飞宇小说



责任编辑：周海英 / 装帧设计：



岩冰 设计工作室

E-mail: soulu@sohu.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激情与理性的书写

——张抗抗及其小说艺术

◎ 刘 蕊

30多年前,从遥远的西子湖畔向北大荒走来了一个姑娘,若干年后,她成了以清丽高洁的风格独领风骚的“知青作家”,她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就被转载,就引起轰动。她,就是著作颇丰的张抗抗。

张抗抗原籍广东新会,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风景优雅的西子湖畔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也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形成了对人生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和性格特征。1969年,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张抗抗带着文学的梦想自愿去了苍茫荒凉的北大荒,开始了她长达8年的知青生活。在黑龙江的鹤立农场,张抗抗经受了严酷的生活考验和心灵磨砺,好胜的性格经过摔打更加坚毅,尖锐的目光历经苦难更加敏锐,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开始了文学写作。1972年,张抗抗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灯》发表,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不仅很快成为北大荒出色的知青作家,而且逐渐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革后,张抗抗来到北京,此后便长居京城,继续从事创作。这种天南地北的经历,使得她身上沉淀、融合了婉约冲淡的吴越文化、粗犷豪放的东北文化和古老又开放的北京文化,也形成了张抗抗的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抗抗对文学有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执着和锲而不舍的理念。她长期勤勉写作,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夏》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北极光》、《隐性伴侣》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赢得了评论界的普遍肯定;近年来,《情爱画廊》连续几个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作女》一度引起了文坛不小的震荡。长期以来,张抗抗始终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根本的原因在于,“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有独特追求和自己风格的作家。对文学的那种挚爱与忠诚;那种自信、

骄傲而又永不满足的对文学内容形式的求索；那种顽强表现自我的强烈主体意识；那种对现实的敏感、执拗和反压抑的抗争精神，张抗抗正是由这些层面结构而成的‘这一个’。”（张初：《张抗抗评传》）

张抗抗的小说创作总是处在一种不断探索、也不断超越的行进过程中。

在张抗抗早期的知青题材作品，集中地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启蒙，这是关于人性解放、对理想和美的追求的启蒙。在《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白罌粟》等作品中，她以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十年浩劫带给知识青年的苦难，并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原因。《火的精灵》的主人公岳米达，由被愚弄的盲目玩火者，差一点成为遭荼毒的被焚者，领受了恶作剧似的悲剧命运。《北极光》中，女主人公陆岑岑接触的三个男性，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路程。诡异的历史，在青年人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甚至投下了浓重的阴影。陆岑岑却没有因此放弃理想，依然不屈不挠地追寻着“北极光”。陆岑岑的这种近乎顽固的执着，让我们看到了一代青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闪耀着新的时代精神。正是因为理想光辉和时代精神的烛照，张抗抗该时期的作品真实反映了知青的生存境遇和内心世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在中期的创作中，张抗抗开始进一步关注小说艺术本身。《隐形伴侣》、《赤彤丹朱》等仍然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但这里的知青生活只是一个生活的外壳，一个言说的话语背景，作者所要表现的真正内核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透视。为了适应对人的透视的主题转化，张抗抗在写作方式上也做出了较大的调整：不是凭记忆复述那段历史，而是从个人当下状况出发，对人的存在进行拷问，把对历史的剖析和对人的剖析高度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向历史与人性内部探询的深度。《沙暴》以沙尘暴为背景，反映了知青中人对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知青一代人生存的无奈。《残忍》更是揭示了人性之恶的三重关系，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完成了对知青题材创作的一次重大超越。还有她的“罌粟”系列（《红罌粟》、《白罌粟》、《黄罌粟》）等等，往往倾力营造意境，着力分析人物心理，在展现现实生活景象的同时，严肃地思考着人类的存在，拷问着普通人的灵魂。这种探求，在作者此时的散文创作中，也有极为充分的表现。

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文学的商品化、消费化倾向甚嚣尘上。张抗抗身处其间,自然也不能完全免俗。长篇小说《作女》就被有的评论者指为“作秀”之作,是商品化、消费性文学的典型代表。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读;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张抗抗小说的外在形态,而没有真正把握其精神指向,即作者对“作女”们并不完全赞同的基本态度,更没有看到张抗抗对“作女”们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事实上,张抗抗此时的创作,依然延续着她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透视和灵魂拷问。《情爱画廊》触及的是艺术创作和商业化关系的话题。在商业主义全面渗透、并对精神生活形成强力牵引的当下,商业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也使美好的爱情开始异化变味。在《情爱画廊》中,张抗抗借“情爱”这一古老话题,举起的是反叛商业主义的大旗,直率地表达了逆流而动的勇气和坚守人文精神的胆识。

张抗抗的主要作品从背景到人物,几乎都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她不愿意把自己隐蔽起来,而总是以很女性化的姿态,饱满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紧扣当代青年生活,从他们的历史创伤与现实境遇中寻觅与自己个性心灵相契合的主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抗抗率真敏锐的一面。但是,张抗抗决非那种听任感性、率性而为的作家,她善于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冷静的哲理思考,因此,她的作品更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

张抗抗的理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她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切关注。早期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表现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人生和社会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们的个性意识开始全面觉醒,“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成为当时人们深入思考并引起过争论的话题。张抗抗在思考人生并感到人生涵义的丰富、复杂之后,创作转向了以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结构为主旋律。她呼唤人性,追求人生价值、人的尊严,批判摧残人性的封建文化,尤其善于展现特定时代的青年人从迷茫、躁动到抗争的心灵历程,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她细腻又潇洒的笔下显得真实生动。张抗抗在《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中,阐释了长篇小说《隐性伴侣》的创作思想:“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死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

和谐么？人追求真实而真实永远是地平线么？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又一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决不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在张抗抗的作品中，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知青部落中的种种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婚姻爱情等等，的确超越了现实存在的客观性，而成为一个个载体，承载知青一代“人在本质上走过的心路历程”，传达他们对社会、人性的哲学思考，从而揭示人性神秘的帷幕，逼使读者对人性世界的二重性进行反思、反省。

张抗抗的理性特征还表现在艺术探求方面。张抗抗无疑是以现实主义创作起家成名的，但她没有抱残守缺，死守着现实主义的陈规定俗；张抗抗不可避免地经受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与浸染，但她没有缴械投降，成为世纪末的潮流中人。她吸纳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有益营养，运用内心独白、幻觉梦境、意识流、象征隐喻、意象营造等更为复杂的手法，却坚持着对人生、社会、历史的哲理思考，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她将自己对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与价值的研究，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与追究融入艺术形象之中，从而使得作品深沉凝重，耐人咀嚼，有形而上的意味。《隐形伴侣》等作品中文笔的潇洒自如与主题格调的沉重，形成了一种张力。“罂粟系列”精心营造了“毒”与“美”统一的“罂粟”意象，并赋予多重的意义蕴涵。《因陀罗的网》、《火的精灵》等也是以意象的营造来深入思考人生、人性的。张抗抗的艺术探索可谓与时俱进、日渐精进，但都是为了服务于对人生、社会的理想思考。这正是张抗抗没有被时代潮流所淹没，在当代文坛上能够真正独树一帜，永葆创作活力的根本原因。

张抗抗虽然以小说闻名于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成就卓越的散文家。在张抗抗已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散文占了三分之一强，出版的各类专集中散文集占了近一半。其中《你对命运说：不》、《牡丹的拒绝》和《张抗抗散文自选集》等在读者中声誉很高。她的散文，无论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感受，还是写社会、艺术及人生，均风格独特、鲜明，既有成熟女性的睿智与思考，又有理性与思辨的力量，独具清雅、洒脱、隽永的艺术美。

目 录

1

白罌粟

15

夏

35

火的精灵

56

黄罌粟

68

沙暴

108

因陀罗的网

150

还有一次机会

171

残忍

白罌粟

我自幼见到的罌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罌粟。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墓地似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楣的菜窖。

“狮子头！”我爬下那嘎支嘎支直响的木梯子，冲着那黑古隆冬的窖里头喊道。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

“狮子头！”我扯着嗓子喊。

没有人答应。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声音。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而这里，却是宁静的。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上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散发着一种略带潮霉的气味。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照着木柱的影子，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狮子头！”我想起了我口袋里的电报。

过道那头，传来悉碎的响动，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一双大靰鞡上缠着绑腿；油亮的，肥大的棉裤，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里裹着的弓起的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

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使人觉得生命似乎早已离开了他。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地上。

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他呐呐的说，依然没有抬头。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我嚷嚷。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的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着这么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前身是个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有些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曾经是否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的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朝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地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原先初一时的同班同学，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个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歹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的，又懒又贪，但比起来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

总还强那末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点细碎的声响,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

我有点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敢么!”“狮子头”打了一下呵欠,晃晃乱蓬蓬的头发。

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我表妹从桦川来信,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去了干校,根本不让回家,她想请假回去,可身无分文。他刚刚下乡插队半年,分红才得了三块钱。实在没办法,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而我这个穷光蛋,这月三十二元钱工资,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又买了一顶帽子过冬,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

“狮子头”听着,忽然问:“她爸病了,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

我说:“他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现在是‘牛鬼’。”

他又问:“他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

“哪敢那!我也是偷偷的,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跟你说实话,你不会去揭发吧?”

“狮子头”往嘴里塞着一片白菜邦子,咔咔地咬着,懒洋洋地说:“那不会,咱一向够哥们儿意思,不过,这钱,可不好弄,要多少?”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我(口音)哑着嗓子,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我把那支半导体卖给你吧,虽说是自己装的……”

远远传来收工的钟声,“狮子头”的耳朵比猎犬还灵。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脏的棉帽,套上黄大衣,就拽我往窖口跑。

“今晚食堂吃包子,快!”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

“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我紧跟在他身后,忽然他鞋底下的一粒沙子迷了我的眼睛,疼的我眼泪也涌出来了,我只得停下。

这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接着,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上,很快翻开我的眼皮。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好像是一片柔軟的菜叶代替了手绢,沙子抹去了,眼睛不疼了。

我睁开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见我面前站着他,那个老头。他依然弯着腰,眼睛瞅着地下,好像他的腰从来不曾直过。我上了梯子,没有说谢谢。

“唔……唔……”他忽然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古怪的,显然地隐藏着一种焦虑,又不敢大声。

我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斜眼瞧我。

天哪,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好像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干涩而荒寂,混浊的眼珠,像一潭枯井中的死火,这会儿却奇怪地闪着几丝善良,温和的光波。

我诧异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伸手到那油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一面呐呐地说:

“不要卖,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解解闷……你要钱,我,我借给你……”

他呐呐的说。

我愣住了。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表妹得救了!

他战战兢兢地把钱递过来,厚厚的一叠,是一块钱一张的,破旧而又肮脏,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

我正要伸手去接,突然冷静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猛然大声喊道。那声音之严厉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可怕。“谁要你的臭钱?坏蛋,你做梦!快滚开!”

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狮子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你跟那老司头啰嗦些啥?”他随口问。

“没啥。”

“我听见了。”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

我不做声。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真傻。”“狮子头”回头说,吹着口哨。

“不,我这点聪明还是有的。”我回答他,“那老头是”二劳改,“借了他的钱,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种阶级敌人……”

“狮子头”突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阶级敌人？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想复辟呀？！我怎么就没见着过？他平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他何苦来着！”

“这是他们的本性……”我硬着头皮说。

“本性？啥叫本性？就说这老司头，要说他多听话有多听话，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得干。”

我有点恶心。

“连他自己也常说，这些年他接受改造，从鬼变成人了。要不是儿子下了乡，家里没人，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不借白不借，傻狍子。”他露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替你保密，谁也不会知道。你得明白，除了他，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

我俩分手时，星星出来了，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

二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姨父死了，表妹跪在他灵前哭……

我出了一身汗，心怦怦乱跳。醒了，再没有睡着。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提心吊胆溜出了宿舍。

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狮子头”说过，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

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帽檐都挂了白霜。我决定接受“狮子头”的建议；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

老司头终于来了，提着饭盒，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

我忽然想逃开，逃得远远的，我明明憎恶他，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我成了什么人？！

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目不斜视。他就要走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一种机会的失去，大喝一声：“站住！”

他机械地站住了，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吃惊。

“昨天……昨天的事……”我语无伦次了。心里压得慌。“你……还得把那……”

他听懂了，茫然点点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不，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却是和善的。

“我……”他说。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我明白，他在踌躇，然而他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了，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把那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喏喏说：“原想寄给儿子的，先不寄了吧……”

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他还有儿子？……他叹了一口气，默默走了。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

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开冻化雪后，菜窖就扒晒了，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那二十块钱，表妹的信上除了“收到”两字以外，再无别的表示，我当然也不会再提。可是月复一月，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三十二元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我学会了抽烟，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半个月放一部《南征北战》。图书馆倒是有一个，全是《艳阳天》，我倒着都能背下来，里头有个马小辫，妄想变天……

我差不多每月都想把那钱还上他，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我于是特别怕碰到他。我悄悄向“狮子头”打听他的下落，“狮子头”说：“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调他去做饭了。如今不是又该掐瓜秧子了吗，他该回来啦。这老头，啥都能干，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准得发大财！”

“狮子头”现在越发时髦了。毛涤裤笔挺，二孔鞋锃亮，不知哪来的。我不敢得罪他。

那是一个下雨天，不能出工。我们在宿舍里政治学习，我靠窗口坐着，心不在焉地听着人念报纸。突然，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个黑影，我浑身冰凉，周身麻木，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没错，是他——老司头子，枯槁的面容，干瘦的身影，披一张白塑料布，像一个幽灵，正向我们宿舍走来。他来干什么？一定是来找我借钱了？他等急了？乖乖，这事儿要

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不得了，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瞧吧，我也便宜不了他。

我蹦下地，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可临出门的时候，我留个心眼在玻璃上张了一下。我呆住了——他正用铁锹在挖门前那条水沟，水沟一会儿就疏通了，堵住的脏水顺沟向东淌去，西头是瓜地。他站在雨中看水流得差不多，就转身走了，对这边宿舍，他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瞒过“狮子头”的眼睛。吃过中饭他爬到我炕上来，扔给我一根握手烟，挤着眼睛说：

“怎么，你还没开窍哇？”

我不懂啥叫“开窍”。

“你还惦着那二十块钱那？真是头傻狍子。告诉你，不拿白不拿，你不还他，他又能咋的你？没凭没据，谁能证明他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去告你，谁会相信他？！你不会反咬他个诬陷！”

我听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再不成器，可从没敢往这上打主意。这怎么可以呢？借钱不还，赖账，不是比强盗，小偷更坏吗？我总还没坏到这份儿上。

“狮子头”在我脑壳上敲了一下。

“你怎么不明白，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窝里的羔子，他们这一辈子，有赎不清的罪！人和人不是平等的；连长就是对我们，还那么凶呢！”

窗外的原野一片昏黑，雨在不停地下着。我觉得冷，觉得可怕……

不久以后，连里开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判会。老司头被押来站在头一排，他站立的姿势引起全连队男女老少长时间的哄笑，他们说那是电影里头标准的坏蛋，一个孩子还上前去推了他一下。批判他的罪名是他向菜队的一个家属介绍了一副治小孩腹泻的草药方子，让别人发现了。连长说老司头不认真接受改造，乱说乱动，是妄图复辟，要加强对他的监视，命令他去掏厕所。那个家属又哭又闹地检讨了一番，说她情愿她的儿子重新拉肚子，也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

“你欠下了人民还不清的债，这笔账是得算清了！”她最后说……。

我坐在角落里，不寒而栗。“狮子头”在远远的地方向我作鬼脸，我